

穿衣显瘦,脱衣有肉

乔叶

因为写作的关系,经常被人问及何为好的文学,比如好小说或者好散文。这个问题要说也是简单之极,是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好的东西就是好看,长在那里,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啊。如冯唐所言:“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,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,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,没达到就是没达到,对于门外人,若隐若现,对于明眼人,一清二楚,洞若观火。”要说复杂也是复杂至极,是千江有水千江月,你有你的金线,他有他的金线。你的金线在珠穆朗玛峰闪烁,他的金线在吐鲁番盆地低徊。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,实在是不说也罢。可是鱼在江湖,有时候还真免不了要吐些泡泡。

最近,我终于找到了关于好文学的泡泡:穿衣显瘦,脱衣有肉——乍听到这句关于身材的话,喜悦非常,倒不是因为这话和我对景——无论穿和脱都无比显肉的我,身体形象永不到不了这种境界。我是突然觉得找到了形容好文章的说辞。

穿衣显瘦不一定脱衣有肉——很可能只是个骨头架子。脱衣有肉不一定穿衣显瘦——肉都是赘肉和肥肉。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。见过太多作者的文字,臃肿不堪,臃肿的前提是他把自己看得太聪明,把读者看得太愚蠢,所以他要反复地跟读者们讲啊,说啊:“张三是个孝顺的人。他深知父母把自己养大很不容易,自己长大了就应该回报父母……”“李四每天都快乐,快乐的根本原因是他懂得知足。”“作为母亲,她很爱自己的孩子。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,儿行千里母担忧。”……拜托,这些话有意思?有意思的是那些啰嗦的人,谁也不认自己是啰嗦的,都觉得自己的表达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一份儿。听到质疑还振振有词的自己辩解:“我说的都是平实的真谛,是最朴素的常识。”

——真谛和常识固然有平实朴素的外貌,但也有质量高低的分别。质量低的人人皆知的就是废话,就是肥肉。被无数人熟视无睹却不曾发现和总结却被你说出来的那些,才是熠熠发光的常识,是触手皆弹的肌肉——一定是肌肉,是肌肉穿上了衣服才显得出让人垂涎欲滴的好身材啊。

写作的价值,就是要显出这些肌肉,写出这些常识。这些常识,就是真理。它的魅力所在,是粗服布衣掩不住的天姿国色。一定要举个例子的话,就是如杜拉斯这样的话:“写作是自杀性的,是可怕的。可人们仍在写。”或者是卡夫卡的这句:“说真话是最难的,因为它无可替代。”

我已经写了很多文字,很惭愧的是,深知自己离“穿衣显瘦,脱衣有肉”还有很远,好在还不算太老,还有努力的意义和可能。那就在有生之年慢慢锻炼慢慢接近吧。



和谐家园 (中国画) 满维起

我们进入了乌兰布统草原的腹地。空旷、辽远。绿黄色的草铺展到了天边。蓝天下隆起的草坡上,孤独地立着一棵歪斜的白桦树。

司机开着吉普,在没有路的草原上,恣意狂奔。

不经意间,呈现出一大片牧场,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下。深褐、浅黄、黑白相间的牛,或躺、或站、或漫步、或低头,散落在草地上。我们“哗啦”着声响走进它们,没有一头牛出现异常。这样的不以为意,反而让我感到亲近。最近处,一头母牛匍匐于地,头扬着,两头小牛依偎在身边。我走过去,悄悄的,怕惊动它们,它们却纹丝不动。母牛的眼神安然、平和,有一种慈爱的神态,和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温情,都表达在它的眼神中了。草原是它们的家,它们与大自然融和在一起,显得舒坦和心安。

那年,草原有早情。阳光下,初秋,草,散发的氣息温暖迷人,不知名的小花,摇曳着黄、白、紫的各种色彩,偶尔有牛的低沉的叫声传来。在牧场的不远处,我躺了下来,让身子沉入在草原的怀抱里。远处的山,是大兴安岭山脉的余波,年轻时,我曾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生活过。

望着无尽的蓝天,母牛的眼神,让我突然想起,那次在大兴安岭的深山里,“勃留克”宰杀一头羊时,那羊的眼神,自然还有杀手“勃留克”的眼神。顿时,有一阵痛惜和念想在我的心头掠过。

那年夏日,连下几天暴雨后,山脚下那条林间小道被淹在了水里。从木刻楞小屋的窗户往下看,山谷成了一条河。我们的物资补给线切断了。粮食、白菜和土豆所剩不多,每天只能吃两顿饭。饥饿正在袭来。

十几个知青在小屋里神侃、逗乐,那个外号叫“勃留克”的66届初中生,正吹嘘着土豆含有的蛋白质和纤维素,并和人打赌,可以答出美国50个州的名字和州政府所在地。有人随即把10元人民币甩在了炕上。谁会相信呢?质疑声、取笑声四起。

突然,有人惊讶地说,有羊在叫!

大家“呼”地一声全下了炕,冲到门口。只见五只山羊正挤在木屋旁搭出的厨房里。

羊是从哪来的?大家疑惑丛生。原始林中没有村落,也从没见过村民。

有人大叫:管它哪里来的,先宰一只吃了再说!

一片呼应之声!

谁来宰?带队的老伙计不吭声,知青们你看我,我看你,没这个胆,也不知怎样宰。

我来干!是“勃留克”站了出来。只见他把皱巴巴的蓝中山装袖子往上一撸,扣得严严实实的风纪扣也没有解开,回身抓了一把砍树的斧头。有人把最肥大的一只羊牵到了屋子中间。“勃留克”把大斧高高举起,大斧的平面重重地打在了那只羊的头上。“勃留克”的眼睛瞪圆了。连打四下后,羊瘫软了,慢慢倒了下去。

瞬间,“勃留克”的斧子,在半空中停留,他的眼睛盯在了羊的脸上。大家走近一看,只见羊的眼睛流出了泪水,满眼是哀伤和痛苦。

眼神

宁白

这是谁也没见过的、濒临死亡的羊的眼神!那眼神中的柔弱和无奈震惊了“勃留克”。他紧锁双眉,蹲在了羊的身边,默默地看着羊流泪,直至羊闭上了眼睛。他站起身,把大斧狠狠地踢到了墙角,惊得另四只羊一阵叫声。

羊肉很快在大锅里沸煮,羊肉的香气夹杂着嘻闹,飘散在整个木刻楞小屋。

这时候,雨停了。我发现“勃留克”正在屋后的林子里溜达。大家叫他快来吃肉,他也不理,而他飘来的眼神却让我的心里一惊:本已暴突的两眼充满自悔,没有光的眼白,流露着哀怨,在他把头扬起,眼望着树梢时,我发现他脸上有无尽的惆怅。

屋里的炕上围了好几桌,久违的酒香、肉香,让每个人醺醺然。“勃留克”走到炕边,没吃一口肉,没喝一口汤,在灌下了一大碗白酒后,又转身离去。我发现,他长年紧扣着的中山装风纪扣,这时却解开了。

我躺在草原上,舒适的初秋的风,从山那边吹来。大兴安岭的深山里,已经没有了知青。我与“勃留克”也早已分居在不同的城市里。曾吃了羊肉,喝了羊汤、灌了白酒的我,几十



年来,却一直记得“勃留克”,记得他自悔自怨的眼神,并且,在他的眼神中,体验着他在醺醺然的我们之外,心中的悲悯,带给他的孤独。

至今,我都不知道,是谁,为什么,给“勃留克”起了这样一个有着俄罗斯农村土味的外号。是因为我们的采伐点,离俄罗斯边境的乡村不远?还是这个名字,与俄罗斯文学作品,哪个人物的气息相近?

现在,母牛、山羊、“勃留克”的眼神,同时在我面前出现,仰天的我,仿佛看到了这些眼神背后表达着的感知和问话。人、动物、自然,该如何相处,这世界才是和谐的?人的内心才

广州话的食番菜,就是吃西餐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外面吃饭正是食番菜,吃西餐。我记得当时奶妈抱着我沿南京路走,经过三友实业社,到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馆,在那里吃西餐。

我五岁回广州,没吃过西餐,但西餐馆常进。学校旁边有一家西餐馆,遇到家人没空,中午不送饭到学校给我吃,就让我到西菜馆吃一碟明治牛饭。这明治与日本明治天皇无关,是英文 minced 的音译,意为切碎,所以明治牛饭也就是牛肉末盖交饭。

1938年我到上海,我父亲因为一直跟洋人打交道,吃惯西餐,就常带我去吃西餐。当时住在四川路北京路口腾凤里,附近西餐馆很多。腾凤里对马路青年会楼下是一家,四川路香港路口西侨青年会楼下是一家,四川路南京路口是德大西菜馆,德大旁边吉美又是一家,吉美西边马尔路(后改东海)又是一家,马尔路西边就是沙利文,沙利文当然供应西餐。

特别是外滩和平饭店和对门的华懋饭店是高级西餐。吃西餐的地方多的是。最好玩的是南京路西藏路口那家晋隆西餐馆,它名为西餐馆,实是中菜西餐。冷盆居然有卤鸭膀。

1940年我进大夏大学,它位于南京路江西路口的梅龙镇酒家楼上,为了上学方便,我父亲让我和母亲住到现在住的泰兴路。这附近西餐馆多,有 DDS、沙利文等等,但我都没有进去过。我大学毕业后到物资供应局工作,地点在中国银行二楼,中国银行四楼是个西餐厅,我就经常上去吃点心或者吃西餐。

解放后有文化俱乐部,那里供应中西餐,我常陪父亲去吃西餐。有时也上西区沙利文吃西餐。有一次和陈伯吹老前辈在作协开会出来,曾一起到这家沙利文吃西餐,巧遇陈伯老的同学,他们给我们吃了炒,我吃了顿白食。

我还常去红房子吃西餐,那里烹调不错。现在我不出门了,孩子到那里吃饭,还会带点西餐回来给我吃。

食番菜

任溶溶

“十日谈”征文启事

有的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等方面同时具有丰厚基础的地方。上海是“文化码头”,也是“文化源头”。写写你和“上海文化”的故事,讲述过去,也展望未来,让我们一起努力把“上海文化”的名片擦亮。来稿篇幅1200字,请寄 hongse@xmwb.com.cn,截稿期2018年1月8日。

可以是坦然而宁静的?尽管人需食肉,但“勃留克”内心的挣扎,终究显示着人性的善良,而这种善良,会提醒我们,让人类面对动物时,不至残忍。

我起身,去向母牛和它的孩子道一声别。其实,是想再看一眼母牛那温和的眼神,和那一幅母与子的安适画面。

小寒

一川

冰封野渡荇菱残,
一叶孤舟横浅滩。
篱落水边霜菊瘦,
渔夫拉网未知寒。

渴望来桃花潭,是为了重温诗仙李白和那位江南名士汪伦的友情,也是为了重温那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。在我能背诵的为数不多的古诗词中,《赠汪伦》是我吟诵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。此情此景,这首诗又出现在我的脑海: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;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。

想当年,李白怀着大济苍生的宏愿出川,立志要“谋帝王之术”。当有一天终于得到唐明皇的一纸诏书时,不由得热血沸腾,大呼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那时的李白是何等的得意,何等的自负。然而,李白本质上是读书人,是诗人,而不是政治家,他不但明白了官场的凶险,也无法预料仕途的坎坷。没多久,小人的谗毁,让他的理想彻底幻灭,这位心气极高的诗人,终于在身心俱疲中,万般无奈地离开了大唐都会,开始了不知何处是终点的云游生涯……

也许,三年的翰林生涯,让这位生性旷达的诗人遭受了太多的憋屈,也有着太多的压抑。走出深宫,我们的诗仙重又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;浪迹天涯,使之再次感受到了友情的珍贵。特别是桃花潭畔,桃李花开,十里殷红,一汪潭水,深碧清澈,波光粼粼。所有这一切,都让诗人沉浸其间,宠辱皆忘。主客双方对月笑谈,饮酒抒怀,留连忘返。但到底还是要告别了,诗人不由得诗性勃发,激情难抑。于是,用自己最擅长的想象和夸张,给汪伦留了这首情深意重的告别诗,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……

夕阳正在慢慢沉入潭底,金黄的余晖折射在潭面上,熠熠生辉。在下船的时候,我回首远望桃花潭渡口的那一组汉白玉雕塑,似乎看到了当年太白和汪伦依依惜别的情景。

桃花潭畔

徐亚斌



她叫朱莉芸,浦东经侦一支队的一名普通民警。初入警队时那个走路带风的假小子“小朱”转眼间成了退休在即、说话和风细雨的“朱大姐”。从刑侦到经侦,公安工作承载着太多太多难忘的回忆。

十多年前的一天,朱大姐正当班,一位中年妇女哭着推开了经侦支队接报室的大门,神色慌张:“警察,我要找警察!”朱大姐起身迎上前去:“别哭,有啥慢慢说。”中年妇女递过满是褶皱的“合同”,断断续续地,朱大姐听明白了:她被骗了。这些年,她和丈夫四处替人打零工,省吃俭用积攒下来供孩子上学、成家、立业的50多万元,在一夜之间被骗了个一干二净!

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,孩子的学费怎么办?中年妇女快要急疯了。

那一刻,朱大姐嫉恶如仇的天性被彻底激发,“太可气了!我一定帮你把这骗子抓回来。”然而,仅凭一纸合同找回一个人,谈何容易?愈发深入调查,朱大姐愈发感到失望和沮丧。中年妇女提供的线索寥寥无几,更无奈这寥寥线索的一大半是骗子虚构的。朱大姐寻线追踪的结果是屡屡碰壁。

当时,有人劝她:“小朱,算了吧,苦苦挣

一起案件 三位母亲

俞青

对生活的爱与希望。设身处地想想,自己的孩子在宠爱中成长,倘若自家孩子即将面对辍学的窘境,做母亲的何等心酸。朱大姐不放弃,她相信,坚持总能等到花开之季。

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,朱大姐一次次地翻看合同,对合同上的每一个细节展开排查,也一次次上门向中年妇女了解情况。手头还有太多工作,朱大姐就利用下班时间,利用周末时间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!终于,朱大姐得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:嫌疑人有一个在北京某所音乐学院学作曲的儿子,并且学有所成屡获嘉绩。

朱大姐匆匆赶去北京。在校门外,朱大

姐见到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孩子,也等来了那个自己日思夜想要抓到的犯罪嫌疑人——孩子的母亲。一名为了完成儿子音乐梦想耗尽积蓄,最终不惜铤而走险的四十多岁的母亲。

眼前的她身形瘦弱、面容憔悴。面对眼前突然出现的警察,她显得异常平静,平静得让朱大姐感到她像是期待着、盼望着此刻的到来。

“我如释重负”,坐在审讯室中,她平静且完整地说出了整个作案经过。在巨额学费面前,为了完成孩子的理想,她选择冒险,在人生将要过半之时,她做好了成为阶下囚的准备。

惊慌失措地前来报案的是位母亲,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红线的也是位母亲。因为母爱,她们站在了法的两端。作为母亲,朱大姐不能原谅;作为经侦警察,她知道法律也不会原谅。

十日谈

经侦警察风采录

责编:杨晓晖

寻寻觅觅过程中精彩,请看明日本栏。